

運動與學術雙向結合

台灣性別研究發展之跨學門比較

黃淑玲（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謝小苓（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本研究檢視 1990 年至 2007 年間，台灣的西方文學／文化研究、社會學及教育學等三學門主流學術期刊的性別研究論文，考察其出版數量、理論觀點、研究方法與研究主題，藉以評估性別研究在這三種學門中的主流化程度。本文提出一個包括兩組因素——學科特質與研究社群的女性主義認同——的分析架構，來解釋性別研究在三種學門不同的主流化程度與女性主義理論的影響力。本研究有兩項主要發現：第一，在此三學門中，性別研究都被視為「女性的」學術領域，處於被邊緣化、區隔化的位置；由此可見，女性主義並未成為此三學門的主流理論典範。第二，三種學門性別研究的發展步伐不一：西方文學／文化研究勇於接受新興思潮，性別研究發展最早，但 2000 年後卻急速萎縮；我們認為主因之一是該學門的研究社群對女性主義的認同及婦運實踐都偏低。在教育學門，雖然婦運學者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立法，但主流教育學者吸收女性主義思想的速度相對較慢，且性別研究學者亦較少在主流期刊發表研究成果，致使性別研究主流化程度顯得最低。社會學門部分，作者群的婦運實踐力最強，女性主義理論亦已成為社會學性別研究的主流範式。本文的結論是，雖然婦運與學術雙向結合是啟動與持續台灣性別研究發展之動力引擎，但這項獨特的學科特質只有在社會學門表現最亮眼。

關鍵詞：婦女研究、性別研究、女性主義、婦女運動

婦女運動政治是催生美國婦女研究誕生的助產士

(Jean Robinson, 2002: 202)

加強與學院外婦女運動之互動、串連與結盟，便成為（國內）女

性主義批評持續教學與研究活力的重要關鍵

(張小虹, 1997: 135)

一、前言

1960年代後期，美國第二波婦女運動風起雲湧，參與這波運動的女學者與女學生將社會改革的理想帶入大學校園，挑戰自古以來學界的男流中心主義（malestream），並打破19世紀以來的學科疆域（Messer-Davidow, 2002; Scott, 2008），開創出跨學門的「婦女研究」與女性主義理論。往後一、二十年間，陸續再催生出相關研究領域，包括「男性研究」（men's studies）、「同志研究」（gay-lesbian studies）、「性研究」（sexuality studies）、「跨性別研究」（transgender studies）等。今日許多美國大學設有「婦女／性別研究學系」（department of women's & gender studies）或「性／別研究學系」（department of gender & sexuality studies）。本文基於行文之便，以「性別研究」統稱「婦女研究」、「婦女／性別研究」，或彼此換稱，而不討論這些名稱背後隱含的理想與理論差異。

致謝辭：感謝主編的辛勞與助理編輯的協助，更謝謝兩位匿名評審委員極其用心且犀利而寶貴的意見。也謝謝葉德蘭、范雲、楊佳玲提供專家意見。本文雛形是國科會委託計畫【性別研究「圖書計畫」暨「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的研究成果報告，謝謝我們的共同與協同主持人：楊芳枝、藍佩嘉、林昱瑄、梁莉芳，以及計畫助理潘纓花、鍾瀚慧、蘇凌瑩、魏柏瑜、杜思誠、何思瑩。

成立於1975年的美國全國婦女研究學會（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簡稱NWSA）承繼婦女研究草創時的初衷，宣稱「學術、行動、教學是婦女研究不可分離的整體」（Scholarship, activism, and teaching are inseparable elements of a single whole.），標榜教育、社會改革是婦女研究的雙重任務。¹早期的性別研究學界瀰漫樂觀的基進主義（optimistic radicalism），相信婦女研究能夠改變社會（Robinson, 2002: 202）。許多學者主張婦女研究的學科獨特性在於，以生產足以影響社會政治行動的議題、理論及資料為目標（Zimmerman, 2002: 189）。女性主義理論是婦女研究學者的分析工具，數十年來不斷創新與發展，但其核心目標始終在探討性別權力機制，藉以促進性別平等的解放政治（Rosenberg and Howard, 2008: 682）。這項學科特色至今仍吸引許多有志於社會政治改革行動的學生投入婦女與性別研究行列（Elfman, 2009: 10）。

1980與1990年代，婦女研究在美國大學內逐漸建制化，相關課程廣受學生歡迎，例如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每年約有四分之一新生選修婦女研究的初階課程（Brown, 1997）；在另一所私立博雅學院中（liberal arts college），修習婦女研究課程的學生人數比例亦同（Orr and Lichtenstein, 2004）。同時，美國大學女性學者人數不斷成長，以社會學門為例，1984年獲社會學博士學位者，女性僅佔28.7%，近年已超過60%（Ferree, Khan and Morimoto, 2007），「社會學女性化」之說（increasing feminization of sociology）因而甚囂塵上（Rupp, 2006: 469）。美國社會學會「性別與社會次領域」（section of gender and society）亦成為人數最眾的次組織（Ingraham, 1996:

1 參見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的官方網頁。

9)。

課程廣受學生歡迎，女性學者大幅增加，是否代表性別研究已在原學門佔有重要位置？或女性主義理論已成為主流的理論範式（theoretical paradigm）？性別研究與女性主義的學術影響力到底有多大？這些問題數十年來備受關注。婦女研究的先驅胸懷大志，不只要讓性別研究成為原學科的次領域，更企圖掀起學術界的女性主義革命，推動女性主義理論成為人文社會學科的理論範式。例如，社會學階層化領域因著「性別」的重要性，而將之列為與「階級」、「族群」同等重要的社會關係與分析概念。然而，事實與理想仍有相當距離，迄今許多階層化研究仍只把「性別」當作不具社會權力關係的人口變項（Stacey and Thorne, 1996; Ferree et al., 2007）。又如女性主義理論的精彩辯論與重要發展歷程的論文，都出版在性別研究專門期刊（如 *Gender & Society*），除了性別研究學者之外，其他學者很少引用這些論文（Rosenberg and Howard, 2008）。社會學理論教科書仍以獨立的單章討論女性主義理論，幾位當代重要社會學理論家也沒有將女性主義融入其理論中（Chafetz 1997: 98-99）。女性主義理論在人文社會學界似乎仍處於被區隔化、邊緣化的位置，其學術影響力顯然有限。

另一方面，性別研究在大學校園專業化與建制化之後，研究者身兼婦運界與學界兩棲身份的情形不再普遍。1990年代美國大學承受政治保守勢力的反挫，婦女研究科系因強調政治社會改革而成為政客攻擊的箭靶（Scott, 2008: 4），或在學校陷於被其他單位攻訐、嘲笑、貶抑及邊緣化的困境（Kaplan and Grewal, 2002: 67）。對於婦女研究是否應肩負運動與學術雙重任務，不同世代出現不同看法（Brown, 1997）。第一代婦女研究學者指責，婦女研究系所的年輕專任教師為求生存，研究題目以出版風向為首要考量，對於校園內外的政治

批判與行動力都趨於保守，致使性別研究喪失基進性格（Ingraham, 1996; Messer-Davidow, 2002; Robinson, 2002; Ferree et al., 2007; Scott, 2008）。

台灣性別研究與婦女運動的發展，慢了美國約四分之一世紀。今日婦運在政治與社會的可見度仍高，性別研究學者參與婦運或／及同志運動者不在少數（王雅各，1999；顧燕翎，1996；張小虹，1997；張珏、吳燕秋，2002；謝小琴，2004；藍佩嘉，2008）；這些學者也主張，蓬勃發展的婦女、同志及性解放運動，有助於性別研究的萌芽、茁壯及生成在地特色。

經過二十年發展，性別研究在台灣的學術影響力到底有多大？女性主義理論的滲透力又有多深？不同學門是否有明顯的差異？婦運之外，還有哪些因素促進或限制了性別研究的發展與影響力？本研究試圖解答這些問題。

本文作者於2007年接受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委託，執行「性別研究熱門與前瞻議題研究計畫」，²以1990至2007年間人文社會領域13個學門（加上人文社會綜合類）84種被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以下簡稱TSSCI）的社會科學主流期刊，以及被收入「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以下簡稱THCI-core）的論文為對象，進行研究分析。我們發現13個學門中，以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社會學及教育學三學門的性別相關議題研究發展較早，論文產出量較多，有較豐富的資料供我們檢視二十年來的發展與變遷。因此，本研究即擬以此三學門主流學術期刊於1990至2007年發表的性別相關議題研究論文為分析對象，深入探討性別研究在這些學

2 國科會委託研究計畫結案報告之全文請參考女學會網站。<http://www.feminist.sinica.edu.tw/>

科進行女性主義理論知識改革的近況。

下一節將回顧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並提出本文的分析架構，歸納出學門特質與學術社群的女性主義認同程度這兩組因素，來解釋性別研究在三種學門中出現不同的主流化程度，以及女性主義理論的滲透力。

二、相關重要文獻討論

文獻探討分成兩部分：第一，檢視國外（主要是美國）社會學、教育學、文學／文化研究學門的性別研究現況，以及學界如何解釋女性主義學術影響力受阻的原因。第二，討論國內婦運與性別研究相互援引與彼此增能的情形，以及此三學門性別研究的回顧文獻。

（一）國外文獻

1. 性別研究論文的數量與比例

如何評估性別研究與女性主義理論的影響力？最常見的方法是分析人文及社會學科重要期刊的性別研究論文出版率。這些期刊由於審查過程嚴謹、學術聲望高、研究主題被公認具有一定重要性、論文被引用率也高，是學者進行學術交流的主要園地；性別研究論文在這些主流期刊的發表率，因而可作為測量女性主義學術影響力或性別研究主流化程度的指標（例如：DuBois, Kelly, Kennedy, Korsmeyer, and Robinsho, 1985 五種學門期刊比較；Tetrault, 1985 傳播學期刊；Thompson and Walker, 1995 家庭研究期刊；Townsend, 1993 經濟學期刊；Albelda, 1995; Waller, Dunn and Watson, 1998 社會學期刊；

Angelique and Culley, 2003 心理學期刊；Hart, 2006 教育學期刊）。

DuBois 等學者（1985）最早以此研究法探討女性主義研究的學術滲透力，檢視 1966 至 1980 年代第二波婦女運動高峰期，教育、文學、人類學、歷史、哲學等五種學門，各十個主流期刊刊登女性主義觀點文章的數量與比例；結果發現性別研究論文在這五學門的出版量都不超過一成：人類學 8.48%，文學 7.49%，歷史學 6.45%，教育 3.7%，哲學 2.45%。

教育學方面，一篇以美國高等教育重要期刊為探討對象的文獻顯示，1960-80 年代性別相關論文只佔 3.9%（Townsend, 1993）；另一篇文獻指出 1990-2002 年間，性別相關論文比例提高到 9.8%（Hart, 2006），但女性主義觀點文章則少於一個百分點。另一篇研究分析 1966-88 年間美英四種成人教育期刊，發現性別相關文章只佔 3.47%（Hayes, 1992）。

社會學方面，重要期刊的性別研究論文數相對高出許多。一項研究分析三種聲望最高的美國社會學期刊（AJS、ASR、SF），發現摘要含有「女性」一詞的文章在 1951-60 年僅佔 1%～4%，到了 1991-2000 年已增至 10%-16%（Ferree et al., 2007）。另一篇文獻發現 1974-83 年間，九種美國重要社會學期刊的性別相關論文比例達 19%，其中約半數採取女性主義觀點；進入 1984-93 年，性別議題論文的數量累增至 34%，但其中女性主義觀點論文卻降到三分之一（Waller et al., 1998）。

2. 解釋原因

許多婦運學者曾以為，「性別失衡、女性缺席」是主流期刊不重視性別研究與女性主義理論的根因。她們樂觀地預期，只要女性守門

員——包括作者、主編、編輯、審查者——比例增加，問題就會迎刃而解（Waller et al., 1998）。但發展結果卻事與願違。

四、五十年來，何以許多人文社會學科的重要期刊沒有出版更多性別相關論文或女性主義觀點論文？我們整理文獻得出幾種說法：期刊編輯的態度、性別化的學術研究分工、社會科學功能論與實證主義傳統，以下逐一討論。

（1）期刊守門員的偏見

第一種解釋是，期刊主編發揮了排斥女性主義論文的守門員作用。主要原因可能有三：其一，許多主編與編輯可能主觀認定女性主義研究受意識型態主導，故非真正的科學研究，因而加以排斥，導致女性主義論文的刊登率過低（Townsend, 1993; Waller et al., 1998）。最著名的例子是 Christine West 與 Don Zimmerman（1987）合著的“Doing Gender”；這篇性別社會學經典之作曾多次遭社會學重要期刊拒登，後來才在 *Gender & Society* 上刊出（Ferree et al., 2007）。其二，守門員以男性居多，歧視女性主義作者。在英國，有學者認為男性主控教育學主流期刊，導致女性主義論文遭到排斥（Blaxter, Hughes, Preston and Martin, 2000: 414）。然而，Waller 等學者（1998）發現社會學重要期刊的女性編輯人數持續成長，但女性主義研究論文的刊登量並未同步增加。她們主張，由於論文的出版日期與編輯委員的任期並不一致，因此很難證明兩者間存在相關性。其三，針對教育學主要期刊性別研究論文偏低的現象，有學者指出教育學的學科歷史較短，因此對於女性主義等前衛思潮，通常要等到其他學科已廣為接受後，才敢張開手臂；教育學的這項學科特質延後了女性主義在教育學門的發展（DuBois et al., 1985）。

（2）學術研究的性別分化

第二種解釋認為，學術研究依據專長領域的性別分工現象，導致了性別研究被邊緣化。Ferree 等學者（2007）指出，美國大學女教授的人數增加後，學者性別比例已大幅轉變，但人文與社會學科卻出現次研究領域，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性別認同與性別分工現象。她們引用 Pierre Bourdieu 的象徵暴力理論，分析性別研究在社會學界被邊緣化的兩個過程：首先，性別社會學被視為「女性的」研究領域，幾乎就是女性專屬的疆域；另一方面，巨觀的抽象理論與方法則是「男性的」研究領域，被賦予較高的象徵價值，研究者也以男性居多。再者，研究領域與性別認同高度連結；由於女性主義與性別研究被歸類為「女性的或女性化的」領域，大部分男性學者既不覺得有責任或需要去瞭解它，也不想成為其中一員，只要號稱自己不做性別研究，即可理所當然地忽視女性主義理論對其研究領域的影響。Ferree 等人認為，這種學術的性別分工化是系所、組織、制度、經費來源與相關行動者共同建構出的社會政治過程，而非是個別研究者的天性或偏好使然。

學者亦指出 *Signs*、*Feminist Studies*、*Gender and Education*、*Gender & Society* 等女性主義期刊陸續創立後，投稿園地增加，可能是主流期刊女性主義文章減少的原因（Waller et al., 1998; Dubois et al., 1985: 178; Townsend, 1993）。然而，這些性別研究期刊的影響力指標（impact factors）並不高，代表女性主義論文被其他領域學者引用的比率偏低，亦表示性別研究期刊被邊緣化、特殊化與區隔化的處境，以致於對其原學門的學術影響力受限。

（3）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與功能論傳統

女性主義學術影響力不高的第三種解釋為，社會科學研究仍以

傳統實證主義為主流，不輕易接納女性主義的知識論與質化方法。Judith Stacey 與 Barrie Thorne (1985) 認為，一個學門的核心主題、知識論、理論典範都會影響它接受女性主義的速度。歐美的文學、歷史、人類學等人文領域最早接受女性主義，原因是女性文學與婦女史在過去是空白一片，而人類學探討小型部落社會，很難不注意社會生活中的各種性別關係。這三學門亦較能接受女性主義偏重經驗深度 (empirical depth) 與厚實描述 (thick description) 的方法論與詮釋論。

相對地，在量化實證主義方法論及功能論強調男女角色互補的社會科學傳統主導下，性別研究經常以三種形式被主流社會科學收編 (functionalist co-optation)。首先，性別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常見主題，但女性主義理論重視性別權力關係之基本假定卻不為主流所接納。其次，許多量化研究都會檢視性別差異，但仍只將性別當作人口變項，強調性別差異的產生是個人特質或生物性因素所致，並不把性別當作如階級或族群等社會權力關係的核心因素 (Stacey and Thorne, 1985)。再者，女性主義理念一旦成為普及化的學術實踐與標準，即經常被挪用而不被認肯。例如女性主義教育學 (feminist pedagogy) 強調學生為課堂主體、學生經驗是知識來源，重視培養學生書寫與表達技巧的批判能力，或規劃服務學習以發展學生公共服務經驗等等；然而刊載於主流期刊 *Teaching Sociology* (ASA 出版) 的論文若提到這些教學概念，卻往往隻字不提女性主義 (Rosenberg and Howard, 2008: 691-2)。

2006 年 Judith Stacey 與幾位女性主義社會學者再度審視美國社會學與女性主義理論的關係，指出女性主義理論是從現代過渡到後現代的思想，融合了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跨國主義、酷兒理

論、交織理論。而美國社會學關切的是美國社會脈絡，不可能接受跨國或跨學科的女性主義知識精髓 (Ray, 2006; Stacey, 2006; Thorne, 2006)。因此，能夠刊登在美國社會學 (與教育學) 主流期刊的女性主義論文，觀點大都偏向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跨國、跨性別或跨學科的文章較難獲得青睞 (Rosenberg and Howard, 2008; Hart, 2006)。³

綜合國外文獻回顧，性別研究在建制學門重要期刊的出版量不高，反映了性別研究的學術影響力相當有限。針對這個現象，我們整理了三種不同層面的可能解釋原因：(1) 主流期刊主編與編輯排斥女性主義論文；(2) 學術性別化的分工，男性學者不認為有責任去瞭解性別研究；(3) 社會科學界仍深受功能論與實證主義影響，收編了女性主義強調性別差異的面向，卻不接納女性主義的知識論、質化研究法、跨學科理論。簡言之，性別研究是在婦女運動宣揚女性主義、企圖改變性別權力關係的理念下誕生的，然而女性主義的運動性格卻也引發學術界的疑竇、不滿或排斥，因而阻礙性別研究在學術領域主流化的發展。

(二) 國內相關文獻

台灣性別研究的誕生比西方晚了二十多年，其發展與婦女運動的關係為何？本節回顧台灣性別研究與婦女運動的關係，並討論性別研

3 Joan Acker (2006: 446) 認為實證主義持續主宰美國社會學，導致女性主義學術革命無法成功的癥結是「權力」。美國社會學是男權中心的學術殿堂，社會學概念本身就在服務現有的社會權力結構，所以學者在探討經濟、國家、階級、種族、宗教、社會結構、社會變遷的社會學理論時，不願意加入女性主義的權力觀點。

究在社會學、教育學、西方文學／文化研究的文獻。

1. 台灣性別研究與婦女運動之關係

自 1980 年代後期迄今，台灣婦女／性別研究的發展與婦女運動呈現彼此援引與相互影響的關係，這項歷程可從以下幾個里程碑來陳述：性別研究的建制化、女性學學會組織出現、性別平等相關法律之修定、政黨選舉對婦女政策之需求，以及國家女性主義之推動。

追本溯源，1980 年代後期至 1990 年代初期，國際婦女運動是促成台灣性別研究在大學建制化的主要推力。1980 年代後期，美國亞洲協會為支持聯合國明訂 1976-1985 年為「婦女十年」之政策，贊助台灣婦女運動與三所大學創設婦女研究室（1985 年台灣大學婦女研究室、1989 年清華大學兩性與社會研究室、1991 年高雄醫學院兩性研究中心）（謝小苓，2004；王雅各，1999：83-88）。⁴ 1998 年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處成立性別研究學門，台灣國家正式取代「外資」，成為國內性別研究的主要經費提供者。台灣性別研究的學院建制隨千禧年邁入新紀元，分別有高雄醫學大學、高雄師範大學及世新大學設置獨立的性別研究相關研究所，提供性別研究學者較多的任職機會，培養研究生的人才管道也開始較為穩定。

198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代初期，婦女新知等婦運團體推動多項社會批判與抗爭行動，曾引發婦女研究學者是否應支持並參與婦運行動的爭議與論辯（謝小苓，2004）。1993 年台灣女性學學會（以下簡稱女學會）成立，強調學術與運動雙向結合是性別研究的學科獨特理

4 亞洲協會並與崇她社和其他國際組織贊助三個婦女議題研討會：「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亞洲婦女之未來研討會」，以及「觀光與賣春研討會」（謝小苓，2004）。

念；至此，婦女研究與女性主義、婦女運動三位一體的觀點大致成為國內性別研究學者的共識，可說為台灣婦運與性別研究雙向結合開創新里程碑。自 1993 年迄今，女學會會員不斷增加，對於女性主義學術與婦運持續結合的發展有以下重大意義：第一，女學會是台灣婦女與性別研究學術社群的集結，以學術研究成果支援婦運推動政治、健康、福利、就業、經濟、教育、文化、人身安全、弱勢婦女等性別平等政策。第二，1995 年女學會出版「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成功地將婦女／性別研究提昇為國家與政黨不可忽視的資源，為後來婦運者推動國家女性主義開路。⁵ 第三，在女學會會員主導下，2004 年通過的《性別平等教育法》，明文鼓勵各級學校開設相關課程，更有利於性別研究在學術界的發展。⁶

回顧二十年來台灣婦運發展，我們發現婦運的主要策略會影響不同學門性別研究學者參與婦運的機會。自 1980 年代後期至 1990 年代中後期，女學會會員的運動場域主要在國家體制外，大致採用兩種策略：其一，以遊行、示威、公聽會、記者會、遊說等方式倡議性別相關法律與政策，成績相當亮眼。⁷ 其二，藉由出版書籍、投稿報章、

5 女學會首度在 1995 年發表「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6 年再舉辦「女性、國家、照顧工作」研討會，促使政府與政黨意識到婦女政策的重要性，爾後每逢主要選舉，都會邀請女學會成員或其他性別研究學者草擬婦女政策白皮書（例如 1995 年國民黨婦工會主辦一系列「邁向二十一世紀婦女政策系列研討會」）（張珏、吳燕秋，2002：83）。

6 女學會對婦女／性別研究的另一影響是培育年輕世代學者。1987 年解嚴前後，女大學生受到婦運與社運影響，紛紛在校園成立女研社，與女學會形成教學與婦運相長的園地。女研社也是孕育年輕婦女／性別研究學者的搖籃，不少女研社成員在 2000 年代加入女學會。

7 「優生保健法」（1984）、「憲法增修第十條消除性別歧視」（1994）、「民法親屬篇夫妻財產、子女姓氏、夫妻住所、親權行使等條文修正」（1996-1998）、

校園授課、社區演講等文化媒介批判父權文化，參與其中的文學院教師人數相當多，包括張小虹、劉毓秀、江文瑜、劉亮雅、邱貴芬、胡錦媛、簡瑛瑛、何春蕤、丁乃非等人，她們都曾是文學院教授參與婦運的代表，也曾是女學會會員，且多數曾任理監事，因而有學者稱此時期的台灣婦運為「文學院式婦運」（王雅各，1999: 59）。

1990年代後期，一方面，國內媒體偏好腥羶色與八卦化新聞的問題日趨嚴重，婦運者發表批判、倡議論述的媒體空間大受壓縮；另一方面，1994年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兌現競選諾言，設置台北市婦女權益促進會（台北市婦權會）。這是台灣國家體制內首創性別平等機制，幾位女學會會員受聘為委員，進入國家體制，推動婦女運動所欲建立的性別平等政策。此外，台北市行政區陸續成立公辦民營（經常由婦女團體承包）的婦女服務中心。1998年顧燕翎進入台北市政府馬英九團隊，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主義官僚（femocrats）（Eisenstein, 1996）。

2000年中央政府首次政黨輪替，李元貞、林芳玫與傅立葉被延聘為國策顧問、政務官，接著又有多位婦運者進入行政體系服務。⁸同時，婦女團體與婦運學者亦進入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委員會，各縣市婦權會也陸續成立，台灣婦運參與規劃、製訂與推動國家政策的管道大增。有學者認為婦運與國家開始進入相互鑲嵌、彼此援引（mutually embedded）的階段（楊婉瑩，2004；林芳玫，2008；黃長

玲，2007）。2003年，女學會、婦女新知與全國婦女團體聯合會啟動中央政府專責機構設立之遊說。2005年，行政院婦權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部會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共五百多個委員會，實行女性委員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的原則，台灣婦運推動**國家女性主義**⁹於是再邁進一步（黃淑玲，2008）。台灣國家女性主義策略的推動，除了有女性主義官僚之外，主要以「官民共治」的委員會方式進行：許多性別研究學者（女學會會員佔高比例）進入大大小小的中央與地方層級委員會，受聘學者大多是社會科學領域背景，包括社會學、教育學、社會工作、社會福利、政治學、法律系、公共行政等等，這些學者經常也是其他婦女團體會延攬的理監事人選。

承上種種，我們認為，不同於現階段美國婦運與婦研雙軌運作的常態，運動與學術雙向結合仍是台灣性別研究的學科顯性。許多性別研究學者直接參與婦運，將婦運所關注的議題、策略、過程及成果，做為性別研究所欲探討、揭發及改革的目標，並將其研究成果轉化為國家政策。但知識生產與婦運策略彼此援引的關係，在不同學門有緊疏之別。199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與評論引入台灣後，一度風起雲湧，婦運以體制外「文批武攻」策略為主，擅長論述、批判的文學院女性主義學者活躍一時。2000年之後，女性主義文學與評論的熱潮消退，婦運主軸邁入與國家體制合作，採取改造國家體制、積極介入決策過程的運動策略。文學院學者在這波婦運階段相對不活躍，有人甚至對此路線有所質疑（參見蘇芊玲，2002）。相對地，社會科學學者則找到學術與運動的有機連結，更加能發揮運動與學術雙向結合的性別研

⁸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1995）、「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7）、「家庭暴力防治法」（1998）、「刑法第十六章「妨害性自主篇」」、「兩性工作平等法」（1987年提出，2002年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2004）、「性騷擾防治法」（2005）（謝小芬，2004）。

⁸ 如陳金燕、曹愛蘭、嚴祥鸞、丁雁琪、王清峰、王如玄等人。

⁹ State feminism，意指由國家設置的婦女與性別平等政策機制，追求有利於婦女的社會與經濟政策的努力與結果（Kantola and Outshoorn, 2007）。

究學科特質。

2. 國內的西方文學、社會學與教育學之性別研究回顧

概述台灣婦運與性別研究發展關係之後，本節討論國內的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社會學與教育學的性別研究回顧文獻，以求證性別研究與本土婦運相互鑲嵌、彼此增益的歷程。

(1) 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學門

《中外文學》為台大外文系出版的刊物，約在 1986 年引入西方女性主義文學評論，十年間，多次製作專輯，介紹 70、80 年代初期強調女性形象的歸納分析，以及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強調多元、論述、主體、意識型態的解構分析（張小虹，1997: 122）。馬克思、後現代、後殖民、同志酷兒、心理分析等各派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在同一時間紛紛登上台灣的學術舞台，一度成為學院內與文化界的流行顯學。張小虹（1997）曾統計 1986-1995 年女性主義文學評論的期刊論文多達 216 篇，其中西方文學計 74 篇最多，台灣當代文學研究計 50 篇，中國古典文學方面計 26 篇，中國現代與當代文學計 19 篇，以及文化與藝術研究計 26 篇。但因無「母數」而無法估量文學的性別論文產量是否多過其他學門的性別論文。

張小虹（1997, 1998）主張，台灣女性主義文學評論的誕生，不似在美國是受到學院外婦女運動的啟蒙與激發，而是 1980 年代經由轉介歐美學院文化而來；但國內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發展到 1990 年代中期，不但有從外文文本轉增為中文文本的在地化趨勢，也因研究者關注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歷史文化，而努力與現實的婦女運動做緊

密連結。¹⁰

然而，許多學者亦指出，女性主義文學評論移植到台灣後，發生「去女性主義化」、「去政治化」、「去脈絡化」的現象。張小虹（1997: 132-133）指陳許多性別研究學者與譯者對於女性主義理論（尤其是理論難度高的後現代女性主義理論）一知半解，「採用女性主義修辭策略與分析模式，卻拒絕女性主義意識型態批判的政治立場等『去政治化』之閱讀」。劉亮雅（Liu, 2005）主張各流派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誕生都鑲嵌在社會歷史文化脈絡中，後來理論批判先前理論，不會脫離情境肇因。但這些理論在同一時間引入台灣，研究者與譯者對於某一主題——例如酷兒的各派理論——經常忽視大環境的脈絡與情境。何春蕤（1988）批判國內女性主義文學評論自限於狹隘的文本閱讀中，不知運用社會科學女性主義的研究成果去瞭解社會機制的運作，而無法從歷史社會視野去解析文學維繫性別壓迫意識型態的功能。楊芳枝（2009）有類似的論點：她檢視美國 *Signs* 與 *Feminist Studies* 的女性主義文學論文，指出大部分採取論述／文本分析，但仍會加入跨領域研究方法，鋪陳社會脈絡與歷史背景，處理美學和政治之間的關係，這樣的書寫與閱讀策略被視為一種社運實踐。相對地，國內學者較少採取以閱讀／寫作作為政治介入或改變現狀策略的觀點，因而較少處理文本／美學與歷史脈絡、權力政治之間的複雜關係。簡瑛瑛則觀察到女性主義文學課堂上出現「後現代」的女學生，

10 這波女性主義文學運動的出現，在國外研習英美文學理論的留學學者功不可沒。外文系教授劉亮雅在「女性主義與當代台灣的文學研究」座談會上提到，「經常有人問，為何在台灣從事女性研究和女性運動的，很多出自外文系？」她解讀外文學者接觸外國理論的機會較早，所以成為女性主義文學運動的文化轉介者（見張小虹，1996: 151-153）。

因為受到媒體影響而認為女性主義是一種新「霸權」，對於女性主義抱持質疑、冷漠的態度（張小虹，1997: 121）。

簡言之，張小虹等人雖主張與婦運結合是台灣女性主義文學理論活化的泉源，但女性主義獨特的研究方法與實踐行動似乎沒有在台灣西方文學／文化研究學界獲得廣大迴響。2000年後，當本土婦運的主要策略從文化批判轉向國家體制改革時，被詬病的「去政治化之閱讀」與「缺乏女性主義批判行動力」的現象是否更為明顯？本文將以近二十載期刊論文量化資料來探討這些問題，並統計作者婦運實踐情形，考證婦運與學術雙向結合在西方文學／文化研究學門的程度。

（2）社會學

社會學領域的性別研究回顧文獻不多。張晉芬（1999）分別從微觀和巨觀層面說明2000年之前社會學的性別研究發展狀況。在微觀層次的性別研究方面，主要議題包括性別角色認同的社會化過程、女性身體的對待與瞭解，以及情慾自主等討論。在巨觀層面上，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力的性別差異是三個重要的研究焦點。就經濟權力的性別差異而言，女性在正式勞動市場的就業機會，進入職場後的薪資待遇和職業、職務隔離，升遷機會，乃至於性騷擾等議題皆持續受到關注。在婦女的政治參與方面，研究也顯示國家機器的一些舉措，包括國家考試的女性名額限制、官僚體系內女性的任用，以及升遷管道的缺乏，都相當程度影響到女性進入決策核心的機會。此外，台灣的女性有相當高比例在結婚或生育時選擇離開勞動市場，或負擔家中老人與病患的照護工作，不只影響到女性的發展機會，也繼續強化女性作為照護者的傳統地位和角色。

張荳雲等學者（2007）在國科會《社會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結案報告》中指出，分析1963-2005年社會學期刊論文

及2003-2005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後，發現性別相關研究在1997與2005年創下高峰，但預測接下來的產量會下降；此外，社會學性別研究偏重女性相關主題，有關兩性與男性的研究相當稀少。這篇報告並未深入討論社會學性別研究的內涵。

藍佩嘉（2008）的回顧文獻則極細膩地耙梳了台灣性別社會學的發展、特色及不足。藍文指出，婦女／性別議題的社會學研究在1980年代及之前已經存在，只是這些論文師承實證主義與功能論，大多為量化研究且欠缺性別權力觀點，研究主題侷限在家庭角色、勞動力市場與女性身體。自1990年代起，女性主義觀點已成為國內性別社會學的主流理論，探討台灣性別關係轉變的許多新議題出現，例如家庭與權力結構、醫療與身體、性別化的勞動、國家與社運、同志與跨性別、媒體與文化再現、親密關係與性、移民與移工、男性研究等等。但熱門焦點仍集中在家庭、身體、性、同志等一般人印象中的性別議題，其他諸如政治、族群、宗教、法律、階層化、社會運動等研究主題的文獻甚少。

藍文以專章方式收錄於《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謝國雄，2008）。該書中討論到性別研究文獻的只有家庭、公民社會、勞動與移民等章節，其他包括社會階層、國家、族群、企業等章節則隻字不提，顯示性別研究在社會學仍被區隔化。美國前社會學會理事長Michael Burawoy（1996）曾讚揚女性主義理論帶給社會與學術無法衡量的影響，遠比馬克思主義更有潛力成為社會學的主流理論範式，然而他的說法對台灣社會學者的感召力似乎不大。

藍文亦指出國內性別社會學蓬勃發展，應歸功於本土的婦運、同志運動、性解放甚至妓權運動所累積的豐碩研究成果，而1990年

代後期起，社會系女教授人數以倍增速度成長亦功不可沒。Burawoy (2005) 將美國性別社會學歸類在專業社會學與批判社會學之間，女性主義學者對這種說法深不以為然 (Rosenberg and Howard, 2008: 691)。藍佩嘉則明確主張現階段台灣性別社會學包辦了專業、批判、公共與政策社會學四種面向，甚至更具公共與政策社會學的特徵。本文將以具體的統計數據 (例如研究觀點、研究方法、研究主題、參與婦運的研究者) 來驗證女性主義觀點是否已成為社會學性別研究的範式，以及哪些性別研究議題較能發揮政策社會學與公共社會學的特質。

(3) 教育學

教育學研究方面，謝小苓與楊佳羚 (1999) 曾回顧 1987-1997 年間教育研究中的性別論述。她們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資料中心」、國家圖書館的「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這三大資料庫為搜尋對象，整理出 311 篇有關性別與教育的文獻。¹¹ 從出版年份來看，1990 (含) 年以前的期刊與研究論文中，有關性別與教育的論文總共不過 15 篇，只佔總數 5%；1997、98 年則已超過 40 篇。

謝小苓與楊佳羚 (1999) 檢視研究主題與立論依據，發現上述這些與性別相關的教育研究呈現出三大主題。第一，早期關於婦女成人教育的大量文獻，雖以婦女為主要討論對象，談的卻是國家發展與家庭計畫等政策，只強調女性傳統的家庭角色，並不關注兩性平等及女性自身需求與發展的可能性。其次，關於學習成就、認知、期望、性

別角色的文獻，多半採取量化研究和個人層次的分析來探討兩性差異，較少反省或批判父權的性別價值觀，也沒有分析兩性差異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素。再者，以生理與醫學理論為基礎的「衛生教育」性教育論述，強調兩性氣質與角色差異，以「美滿家庭」為性教育的終極目標，對於傳統性別價值也是維護有加。1995 年以後，教育文獻中的性別論述不論在議題上或研究方法上皆增加了，教育過程中的性別不平等現象開始受到檢視，女性的主體性與處境成為研究的核心關懷，性傾向與身分認同、性騷擾等新議題也開始受到重視。

潘慧玲、梁文蓁與陳宜宣 (2000) 回顧 1989-1999 年間台灣有關教育領導研究的碩博士論文 75 篇，並以女性主義觀點將之分為三大類：(一) 完全沒有納入性別考量的研究有 42 篇，大多完成於 1996 年以前；(二) 僅以性別為人口變項作差異比較的研究有 29 篇，這類論文雖已考慮性別因素，但調查樣本的性別比例懸殊，並仍以男性觀點為分析詮釋架構，女性的聲音隱而不顯；(三) 有 4 篇以女性為焦點的研究，但皆未能彰顯研究作為實踐的政治意圖。

游美惠、黃馨慧、潘慧玲、謝小苓 (2004) 回顧「婦女成人教育」與「性教育」在 1991-2003 年的國內期刊論文。「婦女成人教育」的生產數量上，從婦女角度出發者僅 4 篇，而從成人教育角度出發、再順便論及婦女者則多達 51 篇。但隨著婦女／性別研究蓬勃發展，「成人教育」與「家政」都出現鬆動傳統論述，有多篇文章蘊含女性主義色彩。在學校「性教育」的論述裡，傳統上係以「衛生教育」體系為主流，1990 年代中期以後，亦注入多元性別觀點，探討性與身體自主，並出現以正面角度探討同性戀、肯定多元性別主體認同等文獻。

教育學作為應用科學，具有強調規範的功能主義取向之特質；

11 國科會資料中心之資料庫 (sticnet) 包括研究計畫摘要、研究報告摘要、科技期刊、人文社會期刊、學術會議、國科會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論文，以及國科會研究獎勵論文等七種，各種資料的收集起始時間不同。

在台灣特殊的政治社會歷史脈絡下，主流教育學術體系更與國家體制密切嵌合。¹² 國內的性別平等教育運動自 1990 年代後期轟轟烈烈展開，對教育學的性別研究產生何種影響？上述三篇回顧文獻缺乏 2000 年以後的資料，檢視範圍侷限在特定次領域，亦未探討研究者參與婦運情形。本文試圖彌補這些資訊空白，瞭解教育學門性別研究與婦運雙向結合現況，並與社會學、西方文學／文化研究學門進行比較。

三、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

綜合上節的文獻論點，我們認為強調學術研究與社會改革實踐的結合，源自於研究者對女性主義與婦運強烈的認同，是性別研究獨特的學科特質。這項女性主義認同激發早期婦運者開創性別研究，亦是延續性別研究命脈的動力引擎。「女性主義認同」包括個體認同與集體認同兩層次；前者涉及個人的意識覺醒，後者是集體行動（也就是參與婦運）的過程與結果（陳佩英，2004）。一旦性別研究機構化、專業化或蔚為風潮，聞風而來的學者可能是為了性別研究或女性主義理論的學術利益，而不一定有女性主義的認同，甚至可能排斥或漠視婦女運動。換言之，我們認為研究者若認同女性主義，較可能產生持恆的、自發性的強烈研究動機，而且較會接受女性主義理論，關注性別不平等議題，並投入婦運行動或性別相關公共事務。反之，研究者若不認同女性主義，其研究未必出於解決性別不平等的動機，參與婦運或性別公共事務的程度亦較低。更有甚者，如果女性主義只是其達

12 從早期公費與壟斷性的師範教育到教科書傳遞特定政治意識型態等，皆可顯示教育體制作為國家機器一環的特質。

到學術發表的工具，則一旦目的達成，便很可能失去繼續從事性別研究的動機。

國外研究文獻亦顯示，近四十年來，由於性別研究走向專業化，並受到原學門的學術研究領域的性別分工、期刊守門員的態度，以及傳統的方法論與理論範式等因素影響，再加上新自由主義在政治、經濟與學院捲起風潮，西方性別研究陷入被大學與學術界邊緣化的困境。國內文獻則顯示，台灣的婦運與性別研究仍存在相互鑲嵌與雙向結合的特性，但教育學與社會學的女性主義論文出版數有限，性別相關議題研究仍受傳統實證主義與功能論影響，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學門則出現漠視女性主義文本／美學／政治的研究方法與內涵價值之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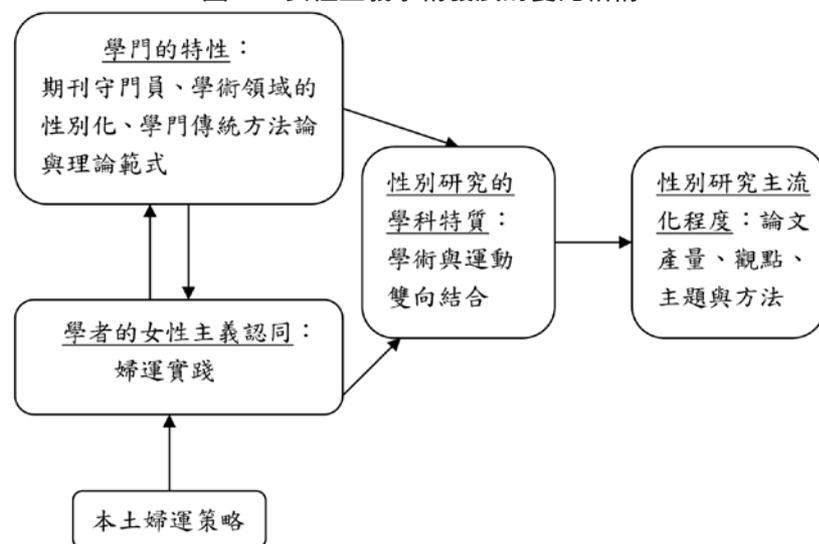
（一）性別研究與女性主義學術在各學門主流化程度之分析架構

根據國內外文獻的整理結果，我們提出一個整合性的分析架構，呈現於圖一。此分析架構強調婦運與學術雙向結合是性別研究的學科特質；這項學科特質在不同學門中有不同程度的展現，會直接影響性別研究在該學門的主流化程度，例如性別研究論文與書籍的產量、作者的分析觀點是否有女性主義觀點，以及研究主題與婦運議題的緊密度。這項學科特質與兩組因素有關：（1）該學門特性（指學門內的學術領域性別分工、期刊守門員的態度、傳統方法論理與理論典範），與（2）該學門中性別研究學者的女性主義認同；我們稱為**女性主義學術發展的雙元結構**。我們認為，研究者的女性主義認同與本土婦運策略有密切關聯，然因婦運策略非本研究重點，故本研究僅將之作為

學者女性主義認同的背景脈絡而不深入討論。

我們假設女性主義學術發展的雙元結構——學門特性與各學門性別研究學者的女性主義認同——亦可以解釋性別研究在各學門主流化的程度。也就是說，該學門特性與性別研究學科特質越具親近性，以及學門內研究社群的女性主義認同越高，則性別研究在該學門的主流化程度將會越高。學門特性與研究社群的女性主義認同也會相互影響，亦即學門特性與性別研究學科特質越具親近性，該學門內性別研究學者的女性主義認同也越高；但學門內性別研究學者的女性主義認同程度是否能影響該學門的特性，可能就與性別研究在引介到台灣的過程中，學門社群的理解力和性別研究在該學門的女性化與邊緣化程度有關。必須說明的是，以上假設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因果關係設定，而是一種具有方向性的關聯性假設。

圖一 女性主義學術發展的雙元結構



(二) 分析策略、資料範圍與來源

本文在具體分析策略上，將首先評估性別研究在原學門的主流化程度，並以幾個指標來考察：性別研究論文的產量、分析觀點、研究主題，以及研究方法。其次，將檢視構成性別研究學科特性的兩組因素——即影響女性主義學術發展的雙元結構——在各學門的表現：(1) 學門特性，包括期刊守門員的性別比例、性別研究是否被視為女性化的次領域，以及學門傳統方法論與理論範式等三項指標；(2) 研究者的女性主義認同，將以其婦運實踐行動為指標。最後，我們將綜合討論這兩組因素與各學門性別研究主流化程度的關聯性，並檢驗我們的假設。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教育學、社會學、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等三學門主流學術期刊中的性別研究論文。本研究所謂的「主流學術期刊」，係指被收入 TSSCI 的社會學與教育學期刊，以及被收入 THCI-core 的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期刊。何以只使用 TSSCI 與 THCI-core 期刊為調查對象？除了研究者本身的時間與精力限制之外，國外文獻已指出，分析學門主流期刊的性別研究論文出產量，較能反映女性主義理論在原學門的學術影響力 (DuBois, 1985; Waller et al., 1998: 160)。不過此種作法極可能低估女性主義學術主流化程度 (Hayes, 1992: 126)，我們將於結論中討論此一研究限制。

根據上述定義，本研究所調查的期刊包括三種 TSSCI 的社會學期刊、十六種曾入榜 TSSCI 的教育類期刊，以及兩種文化研究期刊和 THCI-core 資料庫名列前七名的文學類期刊 (參見表一)。調查的文類包括研究論文與研究紀要，不納入評論或書評。資料蒐集範圍涵括自 1990 年 1 月到 2007 年 7 月底出版的論文。其中，《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雖是跨人文與社會學的期刊，但它所出版的 55 篇性別相關研究論文，有 35 篇作者是社會學背景，故計入社會學領域。

本研究基於幾個原因，將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合併討論。其一，1980 年代英美文學經歷典律（cannon）與理論範式（paradigm）的轉變過程，不再只研究白種男性經典文學著作，而開始重視女性、族裔、同志與各國小說，但探討這些文本必須分析其歷史脈絡與社會情境，美國文學界因此轉向英國文化研究強調跨領域的研究取向。其次，文學界跨足文化研究風潮在 1990 年代後期吹入台灣，1999 年台灣文化研究學會成立，強調經由公共論述去實踐社會批判與政治行動，吸引許多外文系女性主義學者加入。另一個不把文化研究與西方文學分開的原因是，楊芳枝（2009）指出，文化研究具有「反學門」和「跨學門」特色，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的「與」（&）保持了傳統外文學門的獨立性，同時加入文化研究的翻攪。

（三）資料選取與分類：性別作為「人口範疇」vs.「權力關係」

「性別研究」興起之前，「性別相關議題」的探討一直存在於社會學、教育學、西方文學等許多學門。「性別研究」作為婦女運動的產物，其知識本體論建立在運用女性主義理論透視性別權力關係。雖然「性別相關議題」研究並不一定具有女性主義觀點，但為更有效鑑別當前女性主義理論的學術影響力，我們決定凡提到婦女與性別相關議題的文章都納入研究範圍。

選取論文時，我們首先將三學門主流期刊自 1990 年 1 月到 2007 年 7 月間，凡篇名、關鍵詞或摘要含有女性主義、婦權、父權、兩性不平等、同志、酷兒、兩性、婦女、男性氣概、女性特質、性別理

論等詞彙的論文，都當作分析對象。其次，經過仔細閱讀其摘要內容後，將論文分為兩類：第一類女性主義影響不明顯、不具女性主義觀點者，歸類為將性別作為「人口範疇」的論文。第二類只要文章的摘要與關鍵詞所使用的語彙和概念發展自女性主義研究，則歸類為將性別作為「權力關係」的論文。我們充分瞭解女性主義觀點可能融入作者思維中，不一定出現於關鍵詞與摘要，但我們無法地毯式檢視每篇文章的全文，因而有可能排除某些具有女性主義觀點的文章，導致本研究對女性主義影響力的評估趨向保守。

接下來的討論中，「性別相關議題論文」指所有納入分析的論文；「性別研究論文」與「女性主義論文」專指具有女性主義觀點的論文；「人口範疇論文」則指不具性別權力或女性主義觀點的論文。

（四）資料編碼與登錄

對於每一篇論文，我們登錄該期刊主編與作者的生理性別、發表年份、論文主題與研究方法。主題部分，我們從所收錄論文的摘要與關鍵詞中歸納出最常見的 28 種主題；¹³ 為求周延掌握論文的主題，每篇登錄一至三個主題。研究方法部分，則登錄為量化研究、質性研究（以訪談、田野觀察為主）、兼採量化與質性研究法、文本與論述分析、文獻介紹與評析等五大類研究方法。

論文作者的女性主義政治認同方面，主要分析作者有無婦運實踐

13 28 個主題為：家庭、社會與科技、親密關係、意象／再現、心理分析、工作、社運／參政、身體、創作者與作品、人物思想、性別角色、移民／族群、性、認同、生活形態、理論、階層化／不平等、同志酷兒、空間、宗教／儀式、政策／國家、後殖民國家、男性研究、暴力、教學。

行動。只要作者曾從事以下活動，都被視為有婦運實踐：(1) 擔任過婦女團體、同志團體的董理監事、執行長、工作人員；(2) 曾參與體制外之婦運或同志運動，例如靜坐、遊行、記者會、向立法院與其他政府單位抗議、遊說；(3) 曾發表支持婦運或同志運動的公共論述；(4) 曾參與政府機關性別平等機制的委員會。有關婦運者身份之認定，為求客觀，由本文兩位作者及三位同儕（社會學、教育學、西方文學／文化研究學門各一位）分別進行，若有歧異出現，經過討論後才決定編碼。

四、研究結果

(一) 性別研究論文的數量、比例、理論觀點與趨勢

表一呈現三學門主要期刊在 1990 至 2007 年間出版論文總數與性別相關論文的統計結果。總體來看，在這段期間，社會學期刊的性別相關議題論文出現率最高，佔期刊論文總數的 17.5%；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期刊以 12.3% 次之，教育學期刊的性別相關議題論文數量則甚低，只佔總數的 2.3%。再看具女性主義觀點的性別研究論文數量，在社會學門最多（14.5%），其次為西方文學／文化研究（8.4%），教育學最低（1.3%）。由此看來，性別研究的生產量與女性主義理論的影響力顯然在社會學門較高。

社會學方面，三種主流期刊在十七年間共刊出 87 篇性別相關議題論文，其中 72 篇採女性主義取向的觀點。《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自 1993 年以來，幾乎每一期都刊出性別相關議題論文，共 55 篇，其中 53 篇具女性主義觀點；此外，1993、1996、1998、2000 年分別有

「婦女研究」、「女性與勞動」、「性與社會問題」、「國際分工：結集與性別問題」、「女性主體·女性工作」等專輯。《台灣社會學刊》是台灣社會學學會的機關刊物，但自 1990 年以來只出版了 17 篇性別相關議題論文，其中 11 篇具女性主義觀點，且除了一篇之外，都是在 2000 年之後出版。《台灣社會學》¹⁴ 於 2000 年發刊，至 2007 年已發表 15 篇性別相關議題論文，其中 8 篇具女性主義觀點。

教育學十六種主流期刊中，性別相關議題論文共 107 篇，產量最多的依序為《教育研究集刊》、《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高雄師大學報》，各有 13、12、11 篇論文；女性主義論文佔其中 61 篇。女性主義專輯則遲至 2002 與 2006 年才出現：《教育研究資訊》的「性別議題：課程與教師」及《課程與教學季刊》在第 9 卷第 4 期刊出 4 篇女性主義論文。

西方文學／文化研究的九種期刊，十七年間共刊出 257 篇性別相關議題論文，其中 175 篇具有女性主義觀點，但屬人口範疇者亦高達 82 篇。《中外文學》是引介女性主義的重要先鋒，貢獻 142 篇女性主義論文及 55 篇性別相關議題論文。《中外文學》自 1986 年至 1997 年陸續推出「女性主義／女性意識專號」、「文學的女性／女性的文學」、「法國女性主義專輯」、「女性主義重閱古典文學專輯」、「精神分析與性別建構專輯」、「性別與後殖民論述專輯」、「酷兒小說與研究專輯」等專輯，幾乎總攬了西方女性主義各流派文學理論。

¹⁴ 該期刊係由中研院社會所出版的《臺灣社會學研究》與台大社會系出版的《台大社會學刊》整併。

表一 期刊名稱、性別論文數量與性別概念之分析 (1990-2007)

| 期刊名稱 | 性別概念 | | Total |
|-------------------------------------------|------------|-----------|-------------|
| | 權力關係 | 人口範疇 | |
| 社會學 3種期刊共498篇論文 | 72 (14.5%) | 15 (2.9%) | 87 (17.5%) |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 53 | 2 | 55 |
| 台灣社會學刊 | 11 | 6 | 17 |
| 台灣社會學 | 8 | 7 | 15 |
| 教育類 16種期刊共4586篇論文 | 61 (1.3%) | 46 (1.0%) | 107 (2.3%) |
| 師大學報：教育類 | 7 | 3 | 10 |
|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 0 | 5 | 5 |
| 特殊教育學報 | 0 | 3 | 3 |
| 高雄師大學報 | 6 | 5 | 11 |
|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學報 | 2 | 1 | 3 |
| 教育心理學報 | 2 | 7 | 9 |
| 教育政策論壇 | 1 | 0 | 1 |
| 教育研究集刊 | 11 | 2 | 13 |
| 教育研究資訊 | 7 | 3 | 10 |
| 教育學刊 | 4 | 3 | 7 |
| 新竹師院學報 | 2 | 5 | 7 |
|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 | 1 | 4 | 5 |
|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 8 | 4 | 12 |
| 台南師院學報 | 2 | 0 | 2 |
| 課程與教學 | 8 | 0 | 8 |
| 藝術教育研究 | 0 | 1 | 1 |
| 西方文學／文化研究領域 9種期刊共2075篇論文 | 175 (8.4%) | 82 (3.9%) | 257 (12.3%) |
|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 4 | 5 | 9 |
| NTU Studies | 4 | 1 | 5 |

| | | | |
|----------------|-----|-----|-----|
| Router | 2 | 0 | 2 |
| Tamkang Review | 11 | 14 | 25 |
| 中山人文學報 | 4 | 3 | 7 |
| 中外文學 | 142 | 55 | 197 |
| 文山評論 | 3 | 1 | 4 |
| 英美文學評論 | 4 | 2 | 6 |
| 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 | 1 | 1 | 2 |
| Total | 308 | 143 | 451 |

三種學門的女性主義論文數量都是在 1995-99 年之間快速成長，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學門的漲幅尤其驚人；2000 年後社會學與教育學維持穩定成長，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學門則顯得後繼無力（參見表二）。主流期刊的女性主義論文反映女性主義理論在這三學門的學術影響力，二十年發展下來，僅在社會學門維持較大且持恆的規模。

表二 性別概念與年份區間之分析

| 學門 | 權力關係 (%) | | | 人口範疇 (%) | | |
|---------|--------------|--------------|--------------|-------------|--------------|--------------|
| | 社會學 | 教育 | 西方文學／文化研究 | 社會學 | 教育 | 西方文學／文化研究 |
| 1990-94 | 4 (5.6) | 2 (3.3) | 26 (14.9) | 3 (20.0) | 5 (10.9) | 10 (12.2) |
| 1995-99 | 21 (29.2) | 14 (23.0) | 78 (44.6) | 2 (13.3) | 13 (28.3) | 26 (31.7) |
| 2000-03 | 25 (34.7) | 20 (32.8) | 41 (23.4) | 3 (20.0) | 14 (30.4) | 22 (26.8) |
| 2004-07 | 22 (30.6) | 25 (41.0) | 30 (17.1) | 7 (46.7) | 14 (30.4) | 24 (29.3) |
| 總計 (%) | 72 (100) | 61 (100) | 175 (100) | 15 (100) | 46 (100) | 82 (100) |

(二) 研究方法：西方文學／文化研究的文本閱讀、社會科學實證主義傳統

表三顯示，西方文學／文化研究期刊的性別相關議題研究論文，無論有無女性主義觀點，高達 95% 採取文本／論述分析。學者曾批判國內的西方文學／文化研究方法過於單一化（何春蕤，1998；楊芳枝，2009）。此現象與近年來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界轉向文化研究，強調善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趨勢相當不同。

同表顯示台灣社會學主流期刊的性別相關議題研究論文中，將性別作為「人口範疇」的論文只有 15 篇，其中 13 篇為量化研究；在教育學主流期刊中，以性別為「人口範疇」的 46 篇論文有 36 篇為量化研究。以性別為「人口範疇」的論文，主要為功能論理論取向，幾乎都不引用國內外女性主義相關文獻，可見女性主義理論對其影響有限。

將性別作為「權力關係」、具有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與教育學論文，研究方法較為多元；這些論文在這兩個學門合計約有四成五採用質化方法，二成左右採文獻綜合評析，一成七採文本／論述分析，採量化統計方法則少於一成。¹⁵ 這些數據讓我們擔憂國內社會學與教育學的女性主義學者可能忽視甚至排斥量化研究，這趨勢若持續下去，將嚴重限制台灣性別研究之視野與成果。Karen Rosenberg 與 Judith Howard（2008: 683-685）主張多元的研究方法是女性主義社會學的資產；許多女性主義社會學者曾巧妙運用量化方法支持女性主義

15 西方性別研究學者亦偏好質化方法，例如 1995-2000 年間 *Gender and Education* 的論文以質化研究為大宗（三分之二），文獻綜合評析也不少（約五分之一）（Blaxter et al., 2000）。

目標。¹⁶ Christine Williams（2006: 456）亦指出，女性主義學者需要數字來強化論述，以啟動重要的政治辯論。量化研究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值得台灣女性主義學者重視。

表三 性別概念與研究方法之分析（%）

| | | 研究方法 | | | | | | Total |
|------|-----------|----------|----------|--------|-----------|----------|--------|----------|
| | | 質 | 量 | 質+量 | 文本／論述 | 文獻評析 | 其他 | |
| 權力關係 | 社會學 | 32(44.4) | 5(6.9) | 5(6.9) | 12(16.7) | 16(22.2) | 2(2.8) | 72(100) |
| | 教育 | 29(47.5) | 6(9.8) | 3(4.9) | 11(18) | 12(19.7) | 0 | 61(100) |
| | 西方文學／文化研究 | 0 | 0 | 0 | 165(94.3) | 8(4.6) | 2(1.1) | 175(100) |
| | 小計 | 61(19.8) | 11(3.6) | 8(2.6) | 188(61.0) | 36(11.7) | 4(1.3) | 308(100) |
| 人口範疇 | 社會學 | 1(6.7) | 13(86.7) | 0 | 1(6.7) | 0 | 0 | 15(100) |
| | 教育 | 8(17.4) | 36(78.3) | 1(2.2) | 0 | 1(2.2) | 0 | 46(100) |
| | 西方文學／文化研究 | 0 | 0 | 0 | 80(97.6) | 2(2.4) | 0 | 82(100) |
| | 小計 | 9(6.3) | 49(34.3) | 1(0.7) | 81(56.6) | 3(2.1) | 0 | 143(100) |

*文本／論述：以小說、詩詞、劇作、藝術、經書、教科書、電子媒體、口語等為分析對象。

16 有些女性主義學者假定質化方法可免受權力與特權的扭曲，這種看法同樣是錯誤的。Diane Wolf（1996）指出，雖然訪談、田野觀察、檔案分析、批判文本、視覺論述分析等方法或許較肯定個人經驗與社會行為脈絡，但潛在的偏見與濫用同樣會發生（轉引自 Rosenberg and Howard, 2008: 683-685）。

(三) 研究主題與婦運之關係

1. 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學門

總數 257 篇的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性別相關議題論文中，高達 212 篇（82.5%）討論創作者與作品文本分析。其他熱門主題涵蓋「理論」（39）、「同志酷兒」（39）、「性」（33）、「意象／再現」（30）、「心理分析」（28）、「認同」（23）、「移民／族群」（23）、「後殖民國家」（22）、「身體」（20）。1990 年代台灣婦運主要策略為社會文化批判，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期刊亦有許多論文處理婦運關注的議題，包括同志、身體、性、男性研究、空間、移民／族群、後殖民國家等。這些主題的論文在 1995-99 年間最常採用女性主義觀點；2000 年後女性主義觀點減少（表四-A），且極少論文批判國家、法律、制度等父權中心機制，或分析文本的社會歷史文化脈絡與情境。

簡言之，根據楊芳枝（2009）採用本研究同樣資料之分析結果，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的性別研究主題過度集中在創作者與作品文本分析，2000 年以後的論文對社會事件與歷史文化情境的關懷較弱，顯示國外以文本／美學／政治的書寫策略作為一種婦運實踐的理念，在台灣的西方文學或文化研究學界並沒有得到廣大迴響。

表四-A 西方文學／文化研究——前10大主題論文之性別概念分析

| 主題 | 論文總數 | 權力關係／人口範疇 | | | | 總計 |
|----------|------|-----------|---------|---------|---------|--------|
| | | 1990-94 | 1995-99 | 2000-03 | 2004-07 | |
| 創作者與作品分析 | 212 | 15/9 | 64/23 | 34/19 | 24/24 | 137/75 |
| 理論 | 39 | 13/1 | 16/1 | 4/1 | 3/0 | 36/3 |

| | | | | | | |
|-------|----|-----|------|-----|-----|-------|
| 同志酷兒 | 39 | 1/0 | 12/2 | 8/4 | 8/4 | 29/10 |
| 性 | 33 | 2/2 | 8/7 | 5/3 | 1/5 | 16/17 |
| 意象／再現 | 30 | 5/5 | 5/0 | 3/3 | 5/4 | 18/12 |
| 心理分析 | 28 | 4/0 | 5/2 | 6/4 | 6/1 | 21/7 |
| 認同 | 23 | 0/0 | 11/1 | 2/3 | 4/2 | 17/6 |
| 移民／族群 | 23 | 0/1 | 5/1 | 6/1 | 8/1 | 19/4 |
| 後殖民國家 | 22 | 1/2 | 7/0 | 4/4 | 2/2 | 14/8 |
| 身體 | 20 | 1/0 | 8/1 | 7/2 | 1/0 | 17/3 |

2. 社會學門

婦運政治機會與性別研究人才，是國內性別社會學茁壯的兩項條件。¹⁷ 經過 1980 到 1990 年代初的長期醞釀，社會學性別研究論文的數量與議題在 1995-99 年間大幅成長，女性主義理論已成為大部分性別相關議題研究的分析工具。社會學性別相關議題研究排名前四名的熱門主題中，工作（30）、家庭（23）、性別角色（21）等三主題在 1995 年之前已有探討，但大多採取實證主義與功能論的取向；1995 年後，女性主義觀點在工作議題取得優勢，家庭與性別角色主題仍與功能論平分秋色，但探討對象已擴及各類職業婦女，包括頭家娘、護士、女工、農村婦女、外籍移工、女科學家、特種行業婦女。以意象／再現（28）為主題的論文，有的以後現代女性主義理論強調個人主

17 首先是台灣社會變革提供婦運發展的政治機會，諸如政治解嚴與民主化、兩岸關係改變、產業與社會結構變遷、女性的教育與就業機會提高、家庭型態變化、媒體資訊革命、全球化浪潮、移民與移工。其次，社會變革帶動公民力量興起，婦女運動、同志運動、教育改革運動，以及其他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第三，校園陸續成立性別研究中心，留學國外的性別研究學者陸續返國。至少這三項社會條件提供女性主義認同在校園與學術界萌芽的空間。

體，有的從性別與其他社會結構交織角度，探討媒體、廣告與流行文化如何再現台灣性／別文化象徵。

表四-B 社會學——前12大研究主題論文之性別概念分析

| 主題 | 全部總數 | 權力關係／人口範疇 | | | | |
|---------|------|-----------|---------|---------|---------|-------|
| | | 1990-94 | 1995-99 | 2000-03 | 2004-07 | 總計 |
| 工作 | 30 | 1/1 | 6/1 | 7/2 | 9/3 | 23/7 |
| 意象／再現 | 28 | 3/0 | 9/0 | 9/0 | 5/2 | 26/2 |
| 家庭 | 23 | 1/3 | 2/2 | 4/3 | 4/4 | 11/12 |
| 性別角色 | 21 | 1/1 | 4/1 | 4/2 | 4/4 | 13/8 |
| 移民／族群 | 18 | 0/0 | 2/0 | 8/0 | 7/1 | 17/0 |
| 性 | 17 | 1/0 | 6/0 | 6/0 | 4/0 | 16/0 |
| 政策／國家 | 11 | 0/0 | 2/0 | 3/0 | 6/0 | 11/0 |
| 社會與科技 | 8 | 0/0 | 3/1 | 2/0 | 1/1 | 6/2 |
| 社運參政 | 8 | 0/0 | 20/0 | 3/0 | 3/0 | 8/0 |
| 同志酷兒 | 7 | 0/0 | 3/0 | 2/0 | 2/0 | 7/0 |
| 認同 | 7 | 0/0 | 4/0 | 1/0 | 2/0 | 7/0 |
| 階層化／不平等 | 7 | 0/1 | 0/0 | 3/1 | 1/1 | 4/3 |

「移民／族群」(18)、「性」(17)、「政策／國家」(11)是次熱門的主題，最能凸顯性別社會學與國內婦運彼此鑲嵌的動態發展。探討「性」與「移民／族群」的論文經常會提出政策建議，所以與「政策／國家」論文高度重疊。這三類主題論文合計 39 篇，其中 35 篇的作者（以篇數計算）是婦運成員。「移民／族群」主要探討外籍配偶與移工的處境，為她們爭取權益，消弭社會歧視，已成為近年國內婦運的核心議程。「性」相關論文探討的議題包括色情、性交易、性工

作、同志、性暴力及相關制度與政策，自 1980 年代以來，一直是婦女運動與同志運動的重要戰場，其他議題——包括「社會與科技」、「社運／參政」、「身體」、「男性研究」等主題——的論文數量雖不多，都是探討政治、醫療、科技、工會、性交易等社會制度的性別不平等現象。

社會學性別研究社群展現強烈的女性主義認同，其研究主題大多關注社會問題與弱勢權益，研究成果經常是婦運團體倡導政策或學者協助政黨草擬政策白皮書的重要依據。由於學術研究較能回應社會改革的政策需要，學者也較能充分實踐運動與研究雙向結合的理念，因而為性別研究在社會學門的發展打下有機根基。但國家體制、階層化、階級、經濟市場、媒體現象、文化變遷等許多重要議題尚欠缺女性主義研究，限制了本土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與學術影響力。

3. 教育學

1990 到 2007 年間，十六種教育主流期刊的性別相關議題研究論文數量相當稀少，只有 107 篇，佔全體 2.3%，其中更只有 61 篇採用女性主義觀點（只佔全體 1.3%）。論文主題出現的次數依序為：「性別角色」(47)、「教學」(33)、「課程」(30)、「家庭」(29)、「學習」(21)、「工作」(19)、「階層化」(15)。其他主題，如「性」(9)、「族群、移民」(8)等篇數較少（參見表四-C）。

表四-C 教育學——前11大主題論文之性別概念分析

| 主題 | 相關總數 | 權力關係／人口範疇 | | | | |
|---------|------|-----------|---------|---------|---------|-------|
| | | 1990-94 | 1995-99 | 2000-03 | 2004-07 | 總計 |
| 性別角色 | 47 | 2/4 | 8/10 | 5/4 | 7/7 | 22/25 |
| 教學 | 33 | 1/1 | 6/2 | 9/4 | 8/2 | 24/9 |
| 課程 | 30 | 1/1 | 7/1 | 7/0 | 11/2 | 26/4 |
| 家庭 | 29 | 0/3 | 2/2 | 5/8 | 3/6 | 10/19 |
| 學習 | 21 | 1/1 | 1/7 | 0/3 | 4/4 | 6/15 |
| 工作 | 19 | 1/1 | 1/3 | 6/1 | 5/1 | 13/6 |
| 階層化／不平等 | 15 | 0/0 | 4/1 | 1/1 | 7/1 | 12/3 |
| 性 | 9 | 0/1 | 0/1 | 1/2 | 2/2 | 3/6 |
| 移民／族群 | 8 | 0/0 | 1/0 | 3/0 | 1/3 | 5/3 |
| 認同 | 7 | 0/0 | 2/2 | 3/0 | 0/0 | 5/2 |
| 意象／再現 | 7 | 0/0 | 2/0 | 2/0 | 2/1 | 6/1 |

教育學學門的性別相關議題研究亦是在 1995-99 年開始明顯成長，但比起社會學，女性主義理論的影響力微弱許多。「性別角色」的論文大多討論角色認知與教育各面向的性別差異等議題，有 53.2% 沿用人口範疇傳統分析觀點。探討「學習」主題的論文主要比較男女學習態度與學業表現異同，高達 71.4% 視性別為人口範疇的概念。「家庭」主題採取傳統觀點的也有 65.5%，只有少數幾篇有關已婚女性的婚姻與工作、母職或父職的論文才出現女性主義觀點。與「性」相關之論文包括性教育、性態度、性行為、性侵害等議題，僅 33% 具有女性主義觀點。

受到女性主義較大影響的研究主題是：課程、教學、工作、移民／族群、階層化／不平等。「課程」與「教學」檢視性別化的課

程、教材與教學互動、弱勢女性所需的教學方法。「階層化／不平等」多討論就學機會與職場發展之性別不平等。「工作」大多討論女性在職場的困境或女性在家庭與工作之間的困境。「移民／族群」主要從多元文化觀點討論課程與教學的議題。同志酷兒、社運／參政、暴力、身體等主題都遲至 2000 年之後才出現，篇數雖很少，但大多具有女性主義觀點。

林昱瑄（2009）分析本研究相同資料，指出台灣教育學的女性主義研究集中在揭發教育制度的性別化現象，以微觀層面的分析為主，較少從社會結構的巨觀視角關照女性主義教育的政治目標。經過民間團體多年的教育改革努力，行政院於 1994 年設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簡稱教改會）。女性主義學者透過教改會，將兩性平等教育納入其政策建議中，並促成 1998 年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納入性別議題。又 1997 年教育部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2004 年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理當會加速女性主義觀點教育學的發展。然而，一方面可能因為性別平等教育政策並非由主流教育學術社群所推動，而是由女學會會員、民間婦女團體與教育改革團體所發動與促成；另一方面，主流教育思維強調規範性，主流教育學術體制與國家保守體制深刻嵌合，¹⁸ 對於批判意識強烈的女性主義理論接受度較低，因此在主流教育期刊中，性別研究的生產與新興議題的出現都相對緩慢。

檢視 1990-2007 年間國內社會學、教育學、西方文學／文化研究等三學門主流學術期刊中，性別相關議題研究論文的出版率、研究觀點、研究方法、研究主題，我們發現女性主義學術在三種學門的發展有限。接下來將進一步檢視期刊守門員態度與學術性別分工的學門特

18 感謝匿名評審提醒這一觀點。

性，以及作者的女性主義認同，嘗試解釋女性主義學術主流化程度不高的原因。

(四) 解釋女性主義學術主流化程度

本文假設影響女性主義學術發展的雙元結構——亦即構成性別研究學科特性的兩組因素——會影響女性主義學術在該學門的主流化程度。以下首先考察第一組因素：學門特性，包括期刊主編的性別比例、學術性別分工情形，以及《女學學誌》創刊的影響。其次檢視第二項因素，亦即研究者的婦運實踐行動，作為其是否具女性主義認同的指標。

1. 主流期刊守門員的關鍵角色

三個學門主流期刊主編的性別比例為何？表五顯示，自 1990 至 2007 年，三種學門的主流期刊主編都以男性居多，社會學門的性別比例較為平衡（男女比 8：7），西方文學／文化研究期刊女性主編佔四成（男女比 16：11），教育學門的女性主編比例則不到三成（男女比 27：10）。女性擔任主編時，女性主義觀點論文數在社會學、教育類、西方文學／文化研究學門的期刊分別為 38.9%、22%、61.1%，以西方文學／文化研究學門的比例最高。

表五 期刊主編性別與權力關係論文數——學門與年份區間的分析

| 學門 | 主編人數 與性別 | 權力關係論文數 (%) | | | | |
|-------------------|-------------|-------------|-----------|-----------|-----------|------------|
| | | 1990-1994 | 1995-1999 | 2000-2003 | 2004-2007 | 總計 |
| 社會學 | 男 8 | 4 (100) | 18 (85.7) | 18 (72.0) | 4 (18.2) | 44 (61.1) |
| | 女 7 | 0 | 3 (14.3) | 7 (28.0) | 18 (81.8) | 28 (38.9) |
| | 小計 15 | 4 (100) | 21 (100) | 25 (100) | 22 (100) | 72 (100) |
| 教育學* | 男 27 | 1 (100) | 12 (85.7) | 15 (75.0) | 18 (75.0) | 46 (78.0) |
| | 女 10 | 0 | 2 (14.3) | 5 (25.0) | 6 (25.0) | 13 (22.0) |
| | 小計 37 | 1 (100) | 14 (100) | 20 (100) | 24 (100) | 59 (100) |
| 西方文學 ／文化研 究 | 男 16 | 21 (80.8) | 20 (25.6) | 22 (53.7) | 5 (16.7) | 68 (38.9) |
| | 女 11 | 5 (19.2) | 58 (74.4) | 19 (46.3) | 25 (83.3) | 107 (61.1) |
| | 小計 27 | 26 (100) | 78 (100) | 41 (100) | 30 (100) | 175 (100) |

*兩篇教育期刊論文的主編以「編輯委員會」呈現，故無法判斷其性別。

期刊主編可能如何影響女性主義論文的刊出率？我們認為單從主編性別這項因素並不足以說明二者的關係。主編個人對於性別研究、婦女運動的支持度可能更為關鍵，而且期刊本身對國際學術潮流的接受度亦是重要的因素。

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學門最早對性別研究與女性主義產生興趣，與主編的性別似乎沒有明顯關係，主要還是受國際學術思潮影響所致。1980、90 年代女性主義在歐美文學界顯赫一時，經《中外文學》大力引介，1990 年代在台灣亦造成旋風。吳全成、馬耀民、廖咸浩等男性主編曾製作數個女性主義專輯，合計刊出近 60 篇女性主義論文。1995-99 年間性別研究論文數量急速成長，則應歸功於劉毓秀在 1997-99 年《中外文學》主編任內，共製作「女人的湖泊」、「女人的天空」、「女性書寫與藝術」、「女性影像」、「女性旅行文學」、「女性神學」等六個專輯，刊出 49 篇女性主義論文。劉毓秀既是女性主義

研究者亦是婦運領導者，可說是期刊守門員積極扶持女性主義的最佳例證。

社會學門方面，三種期刊在 1990-2007 年間共有八位男性與七位女性主編。72 篇女性主義論文中，男性主編任內出版 44 篇，女性主編任內貢獻 28 篇。七位女性主編中，夏曉鵬、張晉芬、曾熾芬都是在 2004-06 年間出任，再加上瞿宛文，這四位女性主編任內合計出版了 25 篇女性主義論文，其他三位女性主編則只出版了 3 篇女性主義觀點論文。如果守門員的正面角色在於積極製作女性主義專輯，社會學三種期刊中唯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曾出過專輯，特別是馮建三與趙剛兩位男性主編合計刊出 33 篇女性主義論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標榜左派立場、社會批判與社運實踐，加上男性主編本身亦是社運參與者，這兩項因素可能是女性主義與性別研究受到重視的原因。

教育類主流期刊大多由師範體系出版。在 1990-2007 年間，十六種期刊合計有 27 位男性與 10 位女性主編，性別比例非常懸殊。59 篇女性主義論文中，高達 43 篇論文的主編是男性。女性主編只有潘慧玲展現較積極的婦運實踐行動。男性掌控主編位置，女性主編人數少且非婦運成員，這兩項「性別」因素都凸顯女性與女性主義學者在主流教育學術體系的權力有限，或許也可解釋教育類期刊女性主義論文出現率只有 1.3% 的偏低程度。再者，教育學期刊遲至 2000 年之後才出版女性主義專刊，反映了強調規範性的教育學門接受批判思潮的速度相對緩慢。

2. 學術性別分工——性別研究女性化？

性別研究「女性化」的程度有多深？我們藉由交叉分析作者性別與論文觀點來檢視。根據表六，451 篇性別相關議題論文作者中，女

性比例高達 73%；而女性主義論文作者中，女性有 239 人，接近八成，顯示性別研究「女性化」程度甚深。再比較三學門女性主義觀點論文的作者，社會學論文男性作者約佔三成，稍微高過教育學與文學／文化研究的男性作者比例（各約二成）。

這些數據顯示國內性別研究仍是由女性主導的學術領域。學術性別化分工的結果可能產生標籤作用，使得男性研究者可合理化其對女性主義理論與性別研究的忽視，亦可能造成性別研究在原學門被邊緣化、區隔化，增加女性主義成為主流理論典範的困難度。

表六 性別概念與作者性別之分析

| | 權力關係 (%) | | | 人口範疇 (%) | | |
|-----------|-----------|----------|----------|----------|----------|----------|
| | 女 | 男 | 小計 | 女 | 男 | 小計 |
| 社會學 | 49 | 23 | 72 | 11 | 4 | 15 |
| 教育學 | 48 | 13 | 61 | 32 | 14 | 46 |
| 西方文學／文化研究 | 142 | 33 | 175 | 47 | 35 | 82 |
| 總計 | 239(77.6) | 69(22.4) | 308(100) | 90(62.9) | 53(37.1) | 143(100) |

3. 性別研究專刊的出現——《女學學誌》的影響

性別研究專業期刊的出現，是否影響社會學、教育學、西方文學／文化研究學門主流期刊的女性主義論文出版量？《女學學誌》的前身《婦女與兩性研究學刊》創刊於 1990 年，是台灣第一份性別研究專業期刊。表七檢視 1990-2007 年間《女學學誌》所有論文作者之學科背景，發現社會學背景作者出版的論文數最多，共 36 篇，教育類 16 篇，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 12 篇，台灣與中國文學 10 篇。《女學

學誌》雖然搶了些《中外文學》與其他西方文学期刊的「生意」，但從篇數看來，影響不大。許多大學中文學報與台灣文学期刊陸續出版，中文、台文學門學者的投稿園地增加後，可能也分散了《中外文學》的稿源。另一方面，2000年 TSSCI 制度實施後，《女學學誌》不在 TSSCI 名單上，學者投稿的動機反而可能降低。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女學學誌》不致嚴重影響主流期刊的性別研究論文產量。

表七 1990-2007《女學學誌》作者學科背景分析

| 學門 | 篇數 (百分比) |
|----------------------------|-------------|
| 社會學 | 36 (25.0) |
| 教育學 | 16 (11.1) |
| 西方文學／文化研究 | 12 (8.3) |
| 社工 | 12 (8.3) |
| 公衛 | 11 (7.6) |
| 心理／諮商 | 10 (6.9) |
| 台灣／中國文學 | 10 (6.9) |
| 婦女研究、法律、歷史、人類學、政治、哲學、傳播、其他 | 37 (25.7) |
| Total | 144 (100.0) |

4. 研究者的女性主義認同程度——婦運實踐

本文分析架構中的另一軸假設是，研究者的女性主義認同程度會影響性別研究的主流化程度與女性主義的滲透力。表八以作者是否參與婦運（含同志運動）為指標，分析女性主義認同與論文觀點之間的關聯性。

我們以每篇論文第一作者為代表，每位作者只計算一次而不論

其作品多寡，三個學門所刊出的 451 篇性別論文，合計 281 位作者，其中 58 人（21%）參加過婦運，14 人（5%）參與其他社會運動但沒有參與婦運，其餘 210 人（75%）不曾有過兩者的實踐活動。結果發現，作者若參與婦運，採用女性主義觀點的比例較高：172 位女性主義觀點作者中，53 位（31%）參加過婦運；沒有女性主義觀點的 109 位作者，則只有 5 人（4.6%）參加過婦運活動。

三個學門的女性主義觀點作者與婦運實踐比例出現極為明顯的差異：社會學期刊作者具女性主義觀點且參與婦運的人數比例最高（26 / 47），教育類作者次之（14 / 41），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期刊作者最低（13 / 84）。而人口範疇取向的作者中參加過婦運或其他社運活動者，也以社會學門期刊作者比例較高，教育學、西方文學／文化研究學門作者則低於 5%。

表八 論文作者參與婦運比例——學門與性別概念之分析

| 學門 | 婦運者人數 | 性別概念 | | 總計 |
|-----------|----------|--------|-------|--------|
| | | 權力關係 | 人口範疇 | |
| 社會學 | 婦運者／全體作者 | 26/47 | 1/12 | 27/59 |
| 教育學 | 婦運者／全體作者 | 14/41 | 2/37 | 16/78 |
| 西方文學／文化研究 | 婦運者／全體作者 | 13/84 | 2/60 | 15/144 |
| 總計 | 婦運者／全體作者 | 53/172 | 5/109 | 58/281 |

註：1. 婦運參與包括同志運動之參與。

2. 每位作者只採計一次。

換言之，三種學門中，唯獨社會學期刊作者群展現強烈的女性主義認同，顯示當今台灣社會學強調社會改革與實踐的學科特質與性別研究較為接近，當然也可能是社會學期刊對女性主義理論接受度較高之故。相較之下，主流教育學界的女性主義認同並不突出，女性主義理論的影響力亦較低。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作者群在公共議題的婦運實踐比例同樣很低，驗證了幾位學者早已指出的：女性主義文學評論在移植到台灣時，出現了「去女性主義」與「去政治化」的現象，而張小虹（1997）所主張、國內早期西方文學女性主義學者努力連結婦運、研究與教學的趨勢已不再。

五、綜合討論

本文檢視 1990 至 2007 年間，國內社會學、教育學、西方文學／文化研究學門主流期刊的性別相關議題研究論文，包括出版數量、分析觀點、研究方法、研究主題，藉以評估性別研究在這三種學門主流化的程度及女性主義理論的影響力；並提出一個分析架構，嘗試解釋學門之間的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三種學門主流期刊的性別研究論文發表率並不高，而且女性主義分析觀點並未為所有性別議題研究者接受，顯示國內女性主義理論在三學門的接受度仍不高，遑論成為主流的理論典範。但女性主義理論的影響力在三學門的差異頗大：1990 年代在西方文學／文化研究學門甚受重視，但 2000 年以後風光不再；在教育學門一直進展緩慢；在社會學門則是不可被忽視，但仍屬於女性化的研究次領域。

本文主張婦運與學術雙向結合的性別研究學科特質是影響台灣性

別研究發展的基礎，並提出這項學科特質由兩組因素共構而成，稱為「女性主義學術發展的雙元結構」；我們以此分析架構來解釋性別研究學科特質在不同學門被接受與實踐的程度，並說明雙元結構如何影響性別研究在原學門的主流化程度與女性主義理論的滲透力。其一因素是學門特質，包括期刊守門員、性別研究在該學門女性化程度、學科傳統方法論與理論範式。其二因素是性別研究者的女性主義認同，其強弱受到本土婦運發展策略的影響。

在第一組有關學門特性的因素，首先檢視性別研究論文在主流期刊的低出版率，是否肇因於原學門的排斥與歧視。分析結果顯示，主編性別比例失衡致使性別研究遭到排斥的假設，可能只在教育學門可以成立。《中外文學》在 1980-90 年代熱烈引介女性主義流行理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標榜激進改革，兩刊物的幾位主編不分男女對婦運、社運或女性主義有特別承諾，積極製作女性主義專輯，拉高了性別研究論文的出版量。

其次，性別研究論文低出版率除了性別研究社群規模小之外，女性主義論文作者絕大多數為女性的事實，亦可能使性別研究在各學門被視為女性的或女性化的研究次領域，因而產生「男性止步」的作用；女性主義理論更可能被視為只是性別研究次領域層次的理論，不足以成為原學門的主流理論範式。社會學、教育學、西方文學／文化研究學門都出現性別研究以這種幽微的方式被區隔化、邊緣化，造成發展空間嚴重受限。

學門特質的第三個元素指出，各學門的傳統理論觀點與方法論可能排斥女性主義理論與觀點。本研究發現，社會學與教育學確實仍有相當數量的性別相關議題論文傳承實證主義與功能論的傳統，僅將性別作為人口變項，而未採納「性別」作為權力關係的分析觀點。許多

西方文學／文化研究作者採用單一文本分析的方法，或漠視社會歷史脈絡的情境，無法彰顯女性主義的文本／政治／美學之內涵價值。

第二組影響婦運與學術雙向結合之性別研究學科特質的因素，是性別研究學者的女性主義認同。學門社群的女性主義認同主要受婦運策略與婦運活力影響。1980-90年代台灣婦運的主要火力集中在社會文化批判，此時性別研究在西方文學／文化研究的發展最為快速也最為豐盛。2000年之後台灣婦運的主力轉為與國家合作，進行體制改革與政策介入，社會學與教育學的性別研究由於和婦運推動國家女性主義產生有機連結，而能夠持續穩定發展。相對地，西方文學／文化研究與體制及政策的關聯性較低，且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式微，致使其學術與婦運雙向結合的學科特性在社群中日益減弱。考察研究者的女性主義認同還有另一項意義：認同與研究動機有密切關係，研究者會長期投入性別研究，通常是因為認同女性主義的婦運實踐理念並身體力行，因此個人動機成為左右性別研究是否持續成長的關鍵。從這個角度或許也能解釋性別研究何以在西方文學／文化研究由盛而衰，在社會學則穩定發展。

本研究根據女性主義學術發展的雙元結構所提出的假設之一是：學門特性與性別研究學科特質越具親近性、學門內研究社群的女性主義認同越高，則性別研究在該學門的主流化程度也越高。社會學、教育學與西方文學／文化研究的性別研究發展大致符合這個假設。

此外，本研究發現，雙元結構兩組因素之間的關係卻因學門而異。社會學強調反身批判和社會實踐的特性與女性主義有高度親近性，其性別研究學者的女性主義認同也最高，且性別研究的學科特性對社會學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教育學強調規範性和功能性的特質與女性主義強調權力關係與社會批判的特質落差甚大，學門內主流期刊所

顯示的性別研究學者的女性主義認同也最低。雖然性別平等教育得以成為重要政策，卻未能反映在主流教育學術界，顯示性別研究在教育學門女性化、分隔化與邊緣化的程度極為嚴重。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領域的性別研究發展，則因許多研究者在文化轉介過程漠視女性主義高度政治性的價值，且未跳脫文本研究的單一框架，使得早期文學院婦運學者壯志未酬，無法讓學術與婦運結合的性別研究學科特質長期發酵。需要指出的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有許多文化研究取向的性別研究論文極具女性主義觀點，但因該期刊社會學論文比例高達六成，因此被歸類為社會學期刊；這可能也是文化研究性別研究論文作者參與婦運比例偏低的原因。

六、結語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主要貢獻在提出一個獨創的分析架構，並運用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社會學與教育學等三個國內性別研究發展較早、產量較多的學門主流期刊性別論文資料，進行分析比較，顯現國內性別研究與婦運的關係如何構成在地特色，並耙梳性別研究在各學門發展過程所遭遇的助力與阻力。本研究顯示，婦運與學術雙向結合是啟動與持續台灣性別研究發展之動力引擎，而這項獨特的學科特質只有在社會學門表現最亮眼。

2007年我們執行國科會社會科學中心委託「性別研究熱門與前瞻議題」研究計畫時，也收集了中國與台灣文學、哲學、歷史學、人類學、法律學、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社工／社會福利等學門的論文資料。但因這些學門的性別研究起步較晚，多數論文出現於2000年後且數量不多，較難進行深入分析。性別議題相關研究在這

些學門的發展如何、女性主義理論對這些學門的學術影響力又如何，未來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本研究只以 TSSCI 與 THCI-core 期刊為調查對象，不包括未納入資料庫的期刊，亦不包括專書與研討會論文。如此作法，如同方念萱（2009）指出，未能正確評估學術社群的真正人數與規模，嚴重低估女性主義在學門的影響力。例如《通識教育季刊》曾分別於 2000 年與 2005 年製作性別教育專輯，刊登多篇具有女性主義觀點的學術論文。但因該期刊非屬 TSSCI 期刊，故未列入本研究分析範圍。此外，教育部出版的《性別平等教育季刊》，幾乎所有主編與多數作者皆具女性主義認同，且該刊物發行量大，對中小學教育影響不容小覷，然因屬推廣性期刊，也沒有納入本研究分析範圍。

再者，本研究所調查的社會學、教育學、西方文學／文化研究學門之期刊數量落差太大，也限制了學門比較的參考價值。我們承認主流期刊的生產量不等同於真正的生產量。但各學門的主流期刊最能反映該學門的學術主流觀點，以性別研究論文在該刊的發表量來評估主流化程度與在學門的影響力，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最後，由於三個學門的知識結構特性不同，本研究在進行大範圍調查之餘，無暇深入每篇論文內容，探討不同知識結構下的女性主義理論或思惟展現方式。僅以論文的標題、關鍵詞與摘要內容來判斷論文是否具有女性主義觀點，極可能對女性主義影響的評估更趨向保守（Hayes, 1992: 126），亦可能使學門之間的比較不夠細緻。本文的諸多限制都是值得未來研究努力的方向。

參考文獻

- 王雅各（1999）《台灣婦女解放運動史》。台北：巨流。
- 方念萱（2009）〈我如是研究、如是研究我〉，《中華傳播學刊》，16: 25-34。
- 何春蕤（1988）〈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死胡同〉，子宛玉編《風起雲湧的女性主義批評》，77-94。台北：谷風出版社。
- 林芳玫（2008）〈政府與婦女團體的關係及其轉變：以台灣為例探討婦女運動與性別主流化〉，《國家與社會》，5: 159-203。
- 林昱瑄（2009）〈國內性別研究前瞻與熱門議題——教育學期刊〉，《婦研縱橫》，91: 81-86。
- 張小虹（1996）〈性別的美學／政治：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與當代台灣文學研究〉，未出版國科會報告。
- 張小虹（1997）〈性別的美學／政治：當代台灣女性主義文學研究〉，鍾慧玲編《女性主義與中國文學》，117-138。台北：里仁書局。
- 張小虹（1998）《性／別研究讀本》。台北：麥田。
- 張珣、吳燕秋（2002）〈台灣各大學婦女研究與兩性平等教育〉，《應用心理研究》，13: 73-107。
- 張苙雲、林萬億、曾熾芬、傅仰止、鍾蔚文（2007）《社會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結案報告》。[online] . 2011/12/5。
Available: <http://ssrc.sinica.edu.tw/ssrc-home/res/Upload/105.pdf>
- 張晉芬（1999）〈社會學的性別研究〉，《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50: 1-4。
- 陳佩英（2004）〈意識與行動——婦女與性／別研究建制化歷程之探討〉，《通識教育季刊》，11(3,4): 37-70。
- 黃長玲（2007）〈彼此鑲嵌，互相形構：轉變中的國家與社會關係〉，顧忠華編《自由主義與新世紀台灣》，289-323。台北：允晨。

- 黃淑玲 (2008) 〈性別主流化——台灣經驗與國際的對話〉,《研考雙月刊》, 32(4) 266: 3-12。
- 游美惠、黃馨慧、潘慧玲、謝小芬 (2004) 〈從性別盲到性別敏感的教育研究：以婦女成人教育與性教育研究的文獻回顧為例〉,《通識教育季刊》, 1(1): 1-13。
- 楊芳枝 (2009) 〈國內性別研究前瞻與熱門議題——傳播／文化研究／文學類期刊〉,《婦研縱橫》, 90: 41-54。
- 楊婉瑩 (2004) 〈婦權會到性別平等委員會的轉變：一個國家女性主義的比較觀點分析〉,《政治科學論叢》, 21: 117-48。
- 潘慧玲、梁文蕙、陳宜宣 (2000) 〈台灣近十年教育領導碩博士論文分析：女性主義的觀點〉,《婦女與兩性學刊》, 11: 151-190。
- 謝小芬、楊佳玲 (1999年1月) 〈教育研究中的性別論述：解嚴以來台灣性別與教育的文獻回顧〉,「跨世紀的台灣社會與社會學」學術研討會,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 謝小芬 (2004) 〈台灣的婦女運動與婦女／性別研究發展〉,「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紀念《女界鐘》發表 10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復旦大學。
- 謝國雄編 (2008) 《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 1945-2005》。台北：群學。
- 藍佩嘉 (2008) 〈性別社會學在台灣：從隱晦微光到建制深耕〉,謝國雄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 1945-2005》, 79-129。台北：群學。
- 蘇芊玲 (2002) 〈創造草根與體制的雙贏策略〉,《應用心理研究》, 14: 30-33。
- 顧燕翎 (1996) 〈從移植到生根：婦女研究在台灣 (1985-1995)〉,《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4: 241-268。
- Acker, J. (2006) Introduction: 'The missing revolution' symposium. *Social Problems*, 53(4): 444-47.
- Albelda, R. (1995) The impact of feminism in economics: Beyond the pale? A discussion and survey result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 Vol. 26(3): 253-273.
- Angelique, H. L. and Culley, M. R. (2003) Feminism found: An examination of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community psycholog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1(3): 189-209.
- Blaxter, L., Hughes, C., Preston, R. and Martin, J. (2000) Editorial. *Gender and Education*, 12(4): 413-418.
- Brown, W. (1997) The impossibility of women's studies.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9(3): 79.
- Burawoy, M. (1996) The power of feminism. *Perspectives: The ASA Theory Section Newsletter*, 18(3): 4-7.
- Burawoy, M. (2005) 2004 presidential address: For public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1): 4-28.
- Chafetz, J. S. (1997) Feminist theory and sociology: Underutilized contributions for mainstream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 97-120.
- DuBois, E.C., Kelly, G., Kennedy, E., Korsmeyer, C. and Robinsho, L. (1985) *Feminist scholarship: Kindling in the groves of academ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Eisenstein, H. (1996) *Inside agitators: Australian femocrats and the state*.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Elfman, L. (2009) A 'second wave of feminism': as women's studies programs mature, they are incorporating issues of race and sexuality. *Diverse Issues in Higher Education*, 26(2): 10-11.

- Ferree, M. M., Khan, S. R. and Morimoto, S. A. (2007) Assessing the feminist revolution: 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gender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oci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pp. 438-47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rt, J. (2006) Women and feminism in higher education scholarship: An analysis of three core journals.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77(1): 40-61.
- Hayes, E. (1992) The impact of feminism on adult education publications: An analysi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journ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11(2): 125-138.
- Ingraham, C. (1996) You've come a long way baby... or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 *Perspectives: The ASA Theory Section Newsletter*, 18(3): 8-10.
- Kantola, J. and Outshoorn, J. (2007) Changing state feminism. In J. Outshoorn & J. Kantola (Eds.), *Changing state feminism* (pp. 1-1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Kaplan, C. and Grewal, I. (2002)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feminist scholarship: Refiguring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In R. Wiegman (Ed.), *Women's studies on its own: A next wave reader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pp.66-81).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iu, Liang-ya (2005) Queer theory and politics in Taiwan: The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queerness in and beyond Taiwan lesbian/gay/queer activism. *NTY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4: 123-153.
- Messer-Davidow, E. (2002) *Disciplining feminism: From social activism to academic discours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Orr, C. and Lichtenstein, D. (2004) The politics of feminist locations: 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studies. *NWSA Journal*, 16(3): 1-17.
- Ray, R. (2006) Is the revolution missing or are w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s? *Social Problems*, 53(4): 459-465.
- Robinson, J. (2002) From politics to professionalism: Cultural changes in women's studies. In R. Wiegman (Ed.), *Women's studies on its own* (pp. 202-210).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Rosenberg, K. and Howard, J. A. (2008) Finding feminist sociology: A review essay. *Signs*, 33(3): 675-696.
- Rupp, L. J. (2006) Is the feminist revolution still missing? Reflections from women's history author(s): Source. *Social Problems*, 53(4): 466-472.
- Scott, J. (2008) Introduction: feminism's critical edge. In J. Scott (Ed.), *Women's studies on the edge* (pp.1-13).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tacey, J. (2006) Feminism and sociology in 2005: What are we missing? *Social Problems*, 53(4): 479-482.
- Stacey, J. and Thorne, B. (1985) The missing feminist revolution in sociology. *Social Problems*, 32(4): 301-316.
- Stacey, J. and Thorne, B. (1996) Is sociology still missing its feminist revolution? *Perspectives: The ASA Theory Section Newsletter*, 18(3): 1-3.
- Tetrault, M. K. T. (1985) Feminist phase theory: An experience-driven evaluation model.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56(4), 363-384.
- Thompson, L. and Walker, A. J. (1995) The place of feminism in family stud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7(4): 847-865.
- Thorne, B. (2006) How can feminist sociology sustain its critical edge? *Social Problems*, 53(4): 473-478.
- Townsend, B. K. (1993) Feminist thought in core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s. *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Fall: 21-41.

- Waller, D. V., Dunn, D. and Watson, J. (1998) The incorporation of gender scholarship into sociolog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29(3): 43-58.
- West, C. and Zimmerman D.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 Society*, 1(2): 125-151.
- Williams, C. (2006) Still missing? Comments on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missing feminist revolution in sociology. *Social Problems*, 53(4): 454-458.
- Wolf, D. (Ed.) (1996)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Boulder, CO: Westview.
- Zimmerman, B. (2002) The past in our present: Theorizing the activist project of women's studies. In R. Wiegman (Ed.), *Women's studies on its own* (pp. 183-190).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Mutual Engagement of Social Activism and Academic Researc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ender Studies in Three Disciplines

Shu-Ling Hwang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Hsiao-Chin Hsieh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corporation of gender and feminist scholarship into Taiwan's mainstream scholarship, with a focus on three fields: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sociology, and education. The current work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two sets of factors to explain the level of integration of feminist scholarship into the mainstream. These factors include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each discipline and the researcher's identification with feminism.

To assess how well feminist scholarship has been accepted and how well the field of gender studies has made its way into the academic mainstream,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number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articles published in core journals of these three fields from 1990 to 2007 and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research themes, and methods of these articl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gender studies is identified as a "women's field" and has been marginalized and segregated in the mainstream academics. The 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feminist articles in core journals

of the three disciplines also vary. In the field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eaked in the 1990s, but rapidly decreased in the new millennium. In education, both figures are the lowest, compared to the other two disciplines. Only in the sociology core journals have feminist articles taken a relatively significant position.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with our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conclusion, we suggest that the mutual engagement of social activism and academic research have been the engine driving the expansion of gender studies across all three disciplines. However, only feminist scholars in sociology have embodied a commitment to this unique facet of gender studies.

Keywords: women's studies, gender studies, feminist scholarship, women's movement

◎作者簡介

黃淑玲，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謝小芬，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聯絡方式〉

台北市民權東路6段161號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E-mail: shwang@ndmctsg.edu.tw